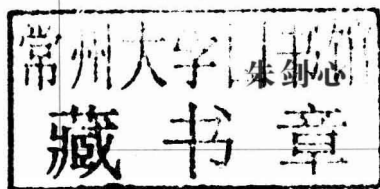


黄仲则诗选注

朱剑心 选注
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黄仲则诗选注



选注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仲则诗选注 / 朱剑心选注. —杭州: 浙江人民
美术出版社, 2016. 2

(朱剑心著作集)

ISBN 978-7-5340-4580-6

I. ①黄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古典诗歌—诗集—中国
—清代 IV. ①I222.7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37871 号

黄仲则诗选注

朱剑心 选注

责任编辑 屈笃仕 余雅汝 吕逸尔

封面设计 吕逸尔

责任校对 霍西胜 张金辉

责任印制 陈柏荣

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邮 编 310006

网 址 <http://mss.zjcb.com>
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制 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×1194 1/32

印 张 7.375

字 数 140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·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40-4580-6

定 价 38.00 元

如发现印刷装订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。

出版说明

朱剑心(1905—1967),名建新,以字行,浙江海宁人。朱氏幼承庭训,博览群书,善诗词书法,精于篆刻金石之学。1925年,毕业于上海国民大学。1926年,奉公赴日本、朝鲜考察,次年因时局变动提前回国。1928年至1935年间,辗转任教于台州、杭州、衢州等地。1936年,经张元济引荐,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,抗日战争爆发后随馆南迁香港,后因香港沦陷返回上海。1944年任教南京中央大学。1945年起,先后执教于上海市敬业中学、上海市民立女中、上海电力专科学校,直至病逝。

黄仲则(1749—1783),名景仁,又字汉镛,自号鹿菲子,江苏武进人。四岁丧父,家贫力学。十六岁应童子试,以第一名入学。博古通今,惊才绝艳,“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”。然“生于盛世运偏消”,时乖命蹇,落拓平生,年仅三十五岁就贫病以终。有《两当轩集》传世。其诗奇思妙构,缠绵悱恻,多抒发穷愁不遇、寂寞苍凉之情,如“悄立市桥人不识,一星如月看多时”(《癸巳除夕偶成》);“似此星辰非昨夜,为谁风露立中宵”(《绮怀》);“全家都在风声里,九月衣裳未剪裁”(《都门秋思》);“十有九人堪白眼,百无一用是书生”(《杂感》)等,为时人所爱诵,至今仍脍炙人口。

风雨飘摇的民国时代,仲则诗引起广泛的共鸣,拥有包括

柳亚子、陈去病、苏曼殊、瞿秋白、郁达夫等在内的众多读者，朱氏亦为其拥趸：

回国以后(1927)，经过了半年的失业，在这时期，除了自己常常吟诗以发牢骚之外，才把历代名家的诗集读了个畅。我最欢喜的，却是清朝黄仲则和龚定盦两家，大概因为他俩的身世品性，和我比较相近吧。(《我的读书与写作》)

朱氏选诗，均以仲则之行谊情绪为准则。削其歌功颂德、附庸风雅之作，省其游览怀古、应酬倡和之诗，而寄寓真情、关涉身世之作，虽不免为怨尤，则在所必录。选诗三百八十三首，凡六卷，分体选录，以便读者讽咏，兼及各体风格之比较。每体之中，仍以原刊年月为次。诗歌之注释，则以实事求是、钩稽推证，正其失实及琢削之处，诠其不愿言明、别具隐衷之情。又因仲则诗刻本既多，字颇互异，故审慎校讎，取其义胜者，而正其亥豕鲁鱼之误。凡此种种，足见用功之深。

《黄仲则诗选注》成书以后，列为《学生国学丛书》之一种，由商务印书馆于民国二十六年(1937)印行。本次即以该版为底本，简体横排，并保留部分异体字、繁体字。文字脱讹之处，如卷一《鹦鹉洲》注释三“芳草萋萋鹦鹉洲”错为李白诗等，则予以径改，不出校记。另，选诗在《两当轩集》中之具体卷数，则详注于诗末，以便读者参稽。

本书的出版，得到了朱剑心家属的支持和帮助，在此深致谢忱！
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2015年11月

黄仲则及其诗

序黄仲则诗

黄仲则，名景仁，字汉镛，武进诸生。生于清乾隆十四年己巳（一七四九），卒于乾隆四十八年癸卯（一七八三），年三十有五。其事迹见于前人著录者，有洪亮吉《国子监生武英殿书签官候选县丞黄君行状》，左辅《黄县丞状》，王昶《黄仲则墓志铭》，《武进县志·文学传》，汪启淑《鹿菲子小传》，吴兰修《黄仲则小传》，及毛庆善、季锡畴《黄仲则先生年谱》。大致不出洪状之所述，惟汪传少异闻耳。时人黄逸之新著《黄仲则年谱》，颇采仲则交游之诗文、书简、笔记、杂录、诗话中语，视旧谱略有增益。以上各篇，记述甚备，余不复赘。

其诗，惊才绝艳，名噪一时。包世臣《齐民四术》谓：“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。”张维屏《诗人征略》以为：“天才仙才，自古一代无几人；近求之百余年来，其惟仲则。”吴兰雪《石溪舫诗话》则曰：“海内诗人，能从古人出，而不为古人所囿者，藏园（按即蒋士铨）而外，必推仲则第一。”其为人所推重如此，至其渊源造诣，已为前人所言者，洪状谓其初效汉魏乐府，继学太白，“见者以为谪仙人复出。后稍变其体，为王李高岑，为宋元祐诸君子，又为杨诚斋。卒其所诣，与青莲最近”。又王昶《墓铭》曰：“至其为诗，上自汉魏，下逮唐宋，无弗效者。疏澹灵腑，出精入能，刻琢沉挚。不以蹈袭剽窃为能。”潘瑛《诗萃》曰：

“其诗自汉魏六朝下逮唐宋，咸能采撷精英，自成杼轴。而七古神奇变化，独近青莲。观其《太白墓》诗有云：‘吾所师者非公谁’，可以知所本矣。”《诗人征略》曰：“仲则天分极高，无所不学，亦无所不能。至下笔时，要皆任其天之自然，称其心所欲出，乾坤清气，独往独来，此仲则之所以不可及也。”又如翁方纲《悔存诗钞》序曰：“凌厉奇矫，不主故常。”王昶《湖海诗传》小序曰：“激昂排奁，不主故常。”其于评断之外，皆极致其倾倒之意。其为人所推重，又可知已。

至于瑰词壮彩，奇思妙句，感荡心灵，而为人所爱诵者，则如洪亮吉《北江诗话》曰：“黄二尹久客都中，寥落不偶，时见之于诗。如所云‘千金无马骨，十丈有车尘’，又云‘名心淡似幽州日，骨相寒禁易水风’，可以感其高才不遇，孤客酸辛之况矣。”又曰：“黄二尹诗：‘太白高高天尺五，宝刀明月共辉光’，‘独立市桥人不识，一星如月看多时’，豪语也。‘全家都在风声里，九月衣裳未剪裁’，‘足如可析是劳薪’，苦语也。‘似此星辰非昨夜，为谁风露立中宵’，‘买得我拌珠十斛，赚来谁费豆三升’，隽语也。”孙星衍《诗评》曰：“仲则《圈虎行》为七古绝技。‘似张虎威实媚人’，奇句精思，似奇实正。”郭麐《灵芬馆诗话》曰：“黄仲则诗，佳者夥矣。随园最称其前后观潮之作；杨荔裳爱诵其‘似此星辰非昨夜，为谁风露立中宵’之句；金仲莲爱诵其‘全家都在风声里，九月衣裳未剪裁’之句；余最爱其‘茫茫来日愁如海，寄语羲和快着鞭’，真古之伤心人语也。”总之，仲则之诗，缠绵悱恻，哀感顽艳，真足以摄召魂梦，震荡心灵，如《北江诗话》所评“如咽露秋虫，舞风病鹤”，吴蔚光《两当轩诗钞序》所评“如霁晓孤吹，如霜夜闻钟”，《湖海诗传》小序所评“不啻哀猿之叫月，

独雁之啼霜”，左辅《黄县丞状》所评“灵气幽光，窈渺无极”。无怪毕沅读其《都门秋思》诗徘徊半夜，不惜千金之赠也。见陆继辂《春芹录》及庄敏案语。

此前人评述之语，虽未读其诗，已足知其精气之长存矣。顾其生也：“家贫孤露，时复抱病。”邵齐焘《劝学一首赠黄生汉鏞》序中语。“憔悴支离，沦于丞倅。”毕沅《吴会英才集》小序中语。《京尘杂录》甚至谓仲则居京师时，“落落寡合，……日惟从伶人乞食。时或竟于红氍毹上现种种身说法。粉墨淋漓，登场歌哭，谑浪笑傲，旁若无人。……才人失意，遂至逾闲荡检。”而包世臣《齐民四术》亦云：“仲则先生性豪宕，不拘小节。既博通载籍，慨然有用世之志；而见时流齷齪猥琐，辄使酒恣声色，讥笑訕侮，一发于诗。”读此，则《杂录》所记，或非无据。而侘傺之况，亦可以知矣。总其一生，从学龙城书院主讲邵齐焘于常州，谒观察使王太岳于湖南，依太平知府沈业富、学使朱筠于安徽，受业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昶于京师，客学使程世淳于山东，访巡抚毕沅于陕西，莫不见重，爱礼终始。而当时名流才俊，如袁枚、蒋士铨、邵晋涵、翁方纲、程晋芳、冯敏昌、洪亮吉、赵怀玉、孙星衍、杨芳灿、陈宋赋、左辅、龚怡、汪中……等，皆不仅与仲则有一日之雅，甚或深金兰之契，然而卒无益于仲则之饥寒驱迫，不永其年，客死解州，真可悲也！

其遗诗，洪亮吉所为行状，称“篇幅完善者至二千首”，今所传才及其半，即坊本《两当轩集》是也。然翁方纲《悔存诗钞序》谓“运使沈公钞寄其诗来”，亦“仅千首”；吴修《两当轩诗集序》谓：“识君（仲则）之子小仲，得读君手定诗稿千一百篇。……《行状》称篇幅完善者二千首，殆非手自删存者耳”，则仲则手定

以外之一千首,不知早落何许矣。今惟于前人著录之中,略见片词只语,非集中所有者,如汪启淑《鹿菲子小传》云:“九岁应学使者试,寓江阴小楼,临期犹蒙被卧。同试者趣之起,曰:顷得‘江头一夜雨,楼上五更寒’句,欲足成之,毋相扰也。”孙星衍《诗评》云:“严道甫赋未央宫云:‘曾共金波丽鸂鶒,不随梦雨化鸳鸯’,为时所称;不知本仲则‘曾共朝霞映金爵,不随夜雨飘鸳鸯’二语也。”《吴会英才集》小序云:“人传其《过平遥》绝句云:‘疑是晋卿灵未泯,九原风雨逐人来。’词虽警绝,信为诗谶。”以上断句,皆不存于集中。又有他人和章,见于其集,而仲则原唱集中反不存者,如邵齐焘《玉芝堂诗集》有《汉镞(即仲则)对镜行》,而仲则集中无之。亦有他人赠诗,言仲则有和章,而仲则集中不存者,《玉芝堂文集》有《送黄生往徽州诗序》,谓“汉镞既得余诗,即集尽次其韵”,而仲则集中亦无之也。按诗为五律四章,见《玉芝堂诗集》。此不过略举一例,其他仲则交游之中,当更不乏篇章可考也。

其诗集刻本,有乾隆五十□年毕沅之《吴会英才集》,嘉庆元年刘大观刻之翁方纲选《悔存诗钞》八卷,嘉庆八年王昶之《湖海诗传》,以上皆选本也。至其全稿,则有嘉庆四年赵希璜刻之《两当轩诗钞》十四卷,道光四年吴修刻、十五年蒋光煦续成之《两当轩诗集》十六卷,道光十三年许玉彬等刻之《两当轩诗钞》十四卷,咸丰八年仲则孙志述所刻之《两当轩全集》二十二卷。及光绪二年志述之室吴夫人重刻之《两当轩集》二十二卷。其中十七、八、九三卷为词,二十为遗文,二十一、二十二两卷为补遗。起癸未,终癸卯,凡二十年,录古近体诗千一百七十首,即今之坊本是也。

余今选录其诗凡四百首，加以笺释，而略述其诗之大概如上。至选注之体，则别详凡例，此不赘。

民国二十五年七月，朱建新序于湖上息游小寓。

凡例

一、黄仲则诗，前人选本，有毕沅之《吴会英才集》，王昶之《湖海诗传》，各仅百余首。翁方纲选《悔存诗钞》八卷，凡五百首。翁氏之言曰：“其诗尚沉郁清壮，铿锵出金石，试摘其一二语，可通风雨而泣鬼神，何必读至五百首哉。所以兢兢致慎，删之又删，不敢以酒圣诗狂相位置者，欲使仲则平生抑塞磊落之真气，常自轩轩于天地间。江山相对，此人犹生，正不谓以长歌当痛哭也。”其言诚是。然洪亮吉《刘刺史为亡友黄二尹景仁刊悔存轩集八卷工竣感赋一首即柬刘刺史》诗“删除花月少精神”句注云：“诗为翁学士方纲所删，凡涉绮语及饮酒诸诗，皆不录入”，似已病其去取失当。王氏《湖海诗传》小序亦云：“传本参差，世虽有爱而梓之者，然去取失宜。”及刘嗣绾致施雪帆书谓：“仲则诗近为某明府选刻，去取失当。”似皆指翁选而言。夫仲则“性豪宕，不拘小节”，本不必强为之讳。而翁氏必欲为之超脱，为之掩饰，故其序《悔存诗钞》，一则曰：“予最不服欧阳子穷而益工之语。”再则曰：“仲则天性高旷，而其读书心眼，穿穴古人，一归于正定不佻。”三则曰：“其有放浪酣嬉，自托于酒筵歌肆者，盖非其本怀也。”今选是编，悉以仲则之行谊情绪为准则。其有穷愁潦倒，悱惻缠绵，即不免为“怨尤”，为“荡僻”，翁序之言。在所必录。反是，即有附庸风雅，歌颂升平，如集中《平定

两金川大功告成恭纪》及《平金川饶歌》等篇，纵可示其“本怀”，在所必削。按此，予正惜其茂陵遗稿，多此封禅一书。又集中游览、怀古及酬韵、杂题之作，亦大抵非真情之所寓，亦无关身世之荣悴，多从删省。以上指实质而言；以论形式，则拗体、险韵、逞奇斗巧，生涩无味，一律不录。此选录之标准，一也。

二、黄仲则诗，今所传者，凡千一百七十首。按年编录，起癸未，终癸卯，凡二十年，分十六卷，及补遗二卷。仲则孙志述重刻《两当轩全集》跋云：“志述得先大父手定诗稿十五卷，词稿三卷，案时事皆止于乾隆辛丑。续以吴思亭布经所增诗二十七首，赵渭川员外所增诗三首，为今第十六卷；亦仅及壬寅正月，下距易箴时尚年余。且辛丑岁游太原秦中，有诗二卷，见武虚谷知县《吊文》，今其存者才数首耳。……后于书肆得壬辰至甲午初稿一册。去年十月校刊是集，谨摘其未刻者。而季丈菰耘、周君淳之、吴君敬叔，各有录示，并为补遗，分附诗词卷末。今年八月梓工告竣，庄君竹安忽于其家旧篋中检得初稿百余纸，盖丙戌至壬辰作也。吴刻所增者为辛丑夏日作，其手定稿亦在焉。大喜逾望，急取第十六卷校改之，……去其重出者，得如千首。因裁并前刻补遗，都为二卷。于是《两当轩集》统计有诗千一百七十首，词二百十六阙。……壬寅以后诗词，当即王兰泉侍郎所称《蔗梢集》，……不知何时更得而备刻之也。”据此，仲则诗散佚至多。且“壬寅正月，下距易箴时尚年余”，诗既无存，其情绪所寄，已不为我人所知，至可惋惜。又《补遗》两卷，其诗多有未能确指年月者，或不免有颠倒错乱，亦为憾事。至十六卷以前，卷首虽各有甲子标注，然细读其诗，更推之年谱，亦不免有先后失次之处。最显著者，如前后《观潮行》，一言

广陵，即今之扬州。一言罗刹，即今之杭州。按之年谱，明系游扬游杭，并不同时，而集中列于一处，其失甚矣。本编之选，以鉴于分年编次之未能确切不移，冀欲便于读者讽咏之偏嗜，兼及作者各体风格之比较，故分体选录。然每体之中，仍以原刊年月为次也。凡分古体，五言、七言、杂言三卷；近体，五言律、七言律、五七言绝三卷。综计六卷，诗三百八十三首。此分体之缘由，二也。

三、黄仲则诗分年编录，固未能次序悉当，然大致岁月，不甚相远。兹斟酌其二十年之诗史，略可分为四期，述之以以为读者欲于其诗中求明其生活状况之一助，且以见其风格之变迁焉。

自乾隆二十八年癸未（一七六三）十五岁，诗集编始之年，至乾隆三十三年戊子（一七六八）二十岁，邵齐焘之卒，凡五年，为第一期。其诗集自叙曰：“先是应试无韵语，老生宿儒，鲜谈及五字学者。旧藏一二古今诗集，束置高阁，尘寸许积。窃取繙视，不甚解。偶以为可解，则栩栩自得曰：可好者在是矣。间一为之，人且笑姗。且以其好作幽苦语，益唾弃之，而好益甚也。岁丙戌，常熟邵先生齐焘主讲龙城书院，矜其苦吟无师，且未学，循循诱之。景仁亦感所知遇，遂守弗去。三年，公卒。”按洪亮吉撰仲则《行状》谓：“君守训导君按仲则祖韶音，官训导。训，未尝学为诗。岁丙戌，亮吉就童子试，至江阴，遇君于逆旅中。亮吉携母孺人所授《汉魏乐府》侵本，暇辄朱墨其上。间有拟作，君见而嗜之，约共效其体，日数篇。逾月，君所诣出亮吉上，遂订交焉。及常熟邵先生齐焘主常州书院，亮吉及君皆从游。君学益大进。”此期存诗不多，只原刊卷一之半。精警之作，如

七古《观潮行》，为袁枚所极称；七绝《少年行》“太白高高天尺五，宝刀明月共辉光”，为洪亮吉所叹赏；五言《杂咏》，纯系《十九首》之遗；七律《感旧》四章，尤为旖旎风怀，温馨可诵；《杂感》一章，则见其悲感凄怨，自始已然。其诗曰：“仙佛茫茫两未成，只知独夜不平鸣。风蓬飘尽悲歌气，泥絮沾来薄幸名。十有九人堪白眼，百无一用是书生。莫因诗卷愁成讖，春鸟秋虫自作声。”自注：或戒以吟苦非福，谢之而已。真伤心之语也。

自乾隆三十三年戊子（一七六八）二十岁，邵齐焘之卒，始为浪游，至乾隆三十五年庚寅（一七七〇）二十二岁，自湖南归里，凡三年，为第二期。其诗集自叙曰：“……公邵齐焘。卒，益无有知之者，乃为浪游。由武林而四明，观海，溯钱塘，登黄山，复经豫章，泛湘水，登衡岳，观日出，浮洞庭，由大江以归。是游凡三年，积诗若干首。中渐于嘉兴郑先生虎文，定兴王先生太岳之教。”按洪状：“君为诸生，家甚贫，不愿授徒。值潘君恂、王君祖肃两君为仲则应童子试时所得赏识之人。迁官杭、歙，君遂历访之，归必得诗数百首。后复携邵先生书，客湖南按察使王君太岳署中。按此云：“携邵先生书”，盖邵未卒时有书致郑虎文，属其介仲则于太岳也。（见《新谱》页一四）左辅所撰仲则《行状》：“闻秀水郑先生虎文贤，谒之于杭州，郑爱异之。居月余，泫然辞郑曰：景仁无兄弟，母老家贫，居无所赖，将游四方，觅升斗为养耳。时湖南布政使定兴王公太岳，郑同年友也，遂游焉。此言‘秀水郑先生’，与自序合。”是时，君已揽九华，陟匡庐，泛彭蠡，历洞庭。……自湖南归，诗益奇肆，见者以为谪仙人复出也。”此期诗自卷一下至卷三上，精警之作，七古如《醉歌行》《衡山高》《洞庭行》，皆纵横激宕，神似太白，故洪状谓“见者以为谪仙人复出也”。七律如《途中遣病颇剧怆然作诗》二章，《旧感杂

诗》四章，则凄楚缠绵，仍如前期《感旧》《杂感》之作。五古如《鹦鹉洲》，感伤前哲，自悲身世，尤可深念。诗曰：“朝发汉阳郭，言访鹦鹉洲。沙浮草萋碧，中有万古愁。我昔悲正平，怀刺无所投。继复愧正平，随地成羁留。依人而嫚骂，若与性命仇。惜不死奸操，深计为所售。士生处乱世，无才匪深忧。竖子亦已矣，俯仰悲千秋。”

自乾隆三十六年辛卯（一七七一）二十三岁，客太平知府沈业富署及学使朱筠幕，至乾隆四十年乙未（一七七五）二十七岁，冬，北上以前，凡四年，为第三期。其诗集自叙曰：“家益贫，出为负米游。客太平知府沈既堂先生业富。时大兴朱先生筠督学安庆，招入幕。从游三年，尽观江上诸山水，得诗若干首。体羸疲役，年甫二十七耳，喘喘然有若不能举其躯者。自念乡所游处，举凡可喜可愕之境，悉于是乎寄；恐贫病漂泊，脱有遗失，因检所积，十存其二三，聊命故人编次之。”按此期实为仲则生平差较得意之时。洪状谓：“岁辛卯，大兴朱先生筠，奉命督安徽学政，延亮吉及君于幕中。先生宾客甚盛。越岁三月上巳，为会于采石之太白楼。赋诗者十数人，君年最少，着白袷立日影中，顷刻数百言，遍视坐客，坐客咸辍笔。时八府士子，以词赋就试当涂，闻学使者高会，毕集楼下；至是，咸从奚童乞白袷少年诗，竞写，一日纸贵焉。”此为仲则生活史中最光荣之一页，而诗亦飘飘然有神仙之风也。此期诗自卷三中至卷十一中，篇幅既多，精警亦夥。五古如《杂诗》“众煦欲漂山”，“流俗徇耳食”两章，《杂咏》“海客有逐臭”，“陈平未豹变”两章，《何事不可为咏史》两章，愤世疾邪，寄托遥深。七古如《太白墓》《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》即洪状所称白袷少年诗。《游九华山

放歌》，皆神似太白。《归燕曲》《春风怨》，则温柔细腻，绝类晚唐。七律如《绮怀》十六章，即义山《无题》一流，视前《感旧》《杂感》，尤为悱恻。七绝如《癸巳除夕偶成》：“千家笑语漏迟迟，忧患潜从物外知。悄立市桥人不识，一星如月看多时。”其独立苍茫，俯仰千秋之感，读之凄恹。至如杂言乐府，亦多佳篇，《短歌》“清江弥弥”，《对酒歌》“仓仓皇皇”，《古歌》“豹兮苦廉”，感慨之余，又似悟道之言。而卒不免于贫病漂泊，不永其年，盖所谓膏以明煎，象以齿毙，非才之难，而所以自处则难矣。

自乾隆四十年乙未（一七七五）二十七岁，冬北上，至乾隆四十八年癸卯（一七八三）三十五岁，出都，卒于解州，凡八年，为第四期。洪状：“平生于功名不甚置念，独恨其诗无幽并豪士气，尝蓄意欲游京师，至岁乙未乃行。”此即其《将至京师杂别》所云：“自嫌诗少幽燕气，故作冰天跃马行。”越二年，移家来京。又二年，家累大困，卒至成疾。洪状：“君自京师贻亮吉书曰：‘人言长安居易不易者，误也。若急为我营画老母及家累来，俾就近奉养，不至累若矣。’亮吉时奉母孺人忧家居，发其书，资无所出。君向有田半顷，屋三椽，因并质之，得金三镒，俾君之戚，护君母北行。后二年而亮吉游京师，君果以家室累大困，亮吉复为营归资，俾君妇及子奉君母先回，而君已积劳成疾矣。又二年，亮吉游西安，君继至。今陕西巡抚毕公沅，奇君才，厚资之。遂以乾隆四十一年上东巡召试二等，在武英殿书签，例得主簿，入资为县丞。铨有日矣，为债家所迫，复抱病逾太行，出雁门，将复游陕。次解州，病殆，遂卒于今河南盐运使沈君业富运城官署。”此一时期，贫病交迫，颠沛困顿，至矣极矣。诗自卷十一下至卷十六终，然距易箴时尚年余，见第二条。虽散佚甚多，已

不免有才尽之叹矣。此期诗之最可称述者，孙星衍以为其《圈虎行》为七古绝技。毕沅以为其《都门秋思》（七律四章）值三千金。他若五律之《移家来京》：“四海谋生拙，千秋作计疏。”“全家如一叶，飘堕朔风前。”“莫恼啼鸦切，怜伊反哺时。”“排遣中年易，支持八口难。”“移家如可绘，差免作流民。”“单门余我在，万事让人多。”凄苦哀怨，读之泪下。此诗史之分期，三也。

四、以上言选录之例也。至于笺释之例，亦有可得而言者。自昔笺释诗词，不外两例：一诂词源，一注本事。而诂词源，又有每词必详所本者，及专解故实者。愚意：汉魏以来，词章之籍汗牛充栋，其成语典故，后人诵习之余，往往有不必要有心引用而信手拈来，以为藻饰，固不计其原于何书何篇也。因之引用失实，数典忘祖，在所难免。又或牵于平仄，格于属对，皆不能不唐突古人，琢削原词，而诂者难矣。笺释之道，其于无心引用，在词章中久已成为习语者，免；其于失实及琢削者，正。如此而已。此言词源之笺释也。至于本事，则作者平生出处行谊、交游踪迹，俱有传状年谱可稽，不劳穷搜远讨。惟偶有别具隐衷，不愿明言，或事关时政，或迹涉私情，托之以“咏史”，寓之以“无题”；仲则诗于此种私情之事，不曰无题，而曰感旧绮怀，俱见七律。自不能不隐约其词，藻绘其语；虽时或忘情流露，许见真相，然一鳞半爪，索解无从，而诂者为尤难矣。笺释之道，惟有实事求是，于本词中钩稽推证，宁阙疑，无穿凿，斯已矣。本编注释，悉本此旨，简陋之诮，所不敢辞；然庶几慰仲则于九泉，或莫逆而一笑乎。——此注释之体例，四也。

五、黄仲则诗，刻本既多，字颇互异。固有传写之讹，亦有刻者臆改，仲则孙志述刻《两当轩集》作《考异》二卷，其序曰：